

兒童故事

花衣吹笛人

陳書鳳編

文通書局印行

兒 童 故 事  
花 衣 吹 笛 人

陳書鳳編譯

劉重德校閱

文 通 書 局 印 行

## 序

誰都知道兒童教育是全部教育的基礎。如果基礎不穩固，全部教育便難得到完美圓滿的發展。因此歐美各國非常重視根本大計的兒童教育，許多地方都設有兒童圖書館。我想，走上建設大道的新中國，對於教育一定更加重視，也必定從全部教育之基礎的兒童教育着手。

發展兒童教育的方法，當然最好能多設兒童圖書館。為適應兒童的能力和啓發兒童的興趣起見，館內必須多多置備掛圖和故事之類的書籍，圖書館員需要常常給他們講故事。本書就是一部對於兒童極有趣味富有教育價值的好材料，譯自布里安（Sata Cone Bryan）所著之「如何向兒童們講故事」一書（How to tell stories to children.），此書分兩部份，前一部份是講故事的

100883

方法，後一部份是故事講義。譯者不願自私，特地把後一部份繙譯出來，分爲「花衣吹笛人」「日光公主」「最後的一課」三冊，以貢獻我的同行兒童圖書館員，貢獻給幼稚園和小學校的教師，也貢獻給一般家庭的父母。並希望國內對於兒童教育有興趣的賢達，將我這一點拙劣的繙譯，能夠有系統的編作一套更帶中國氣味的故事出來。那非但是譯者個人的榮幸，簡直可以說是全體未來主人翁的福音了。

最後，應該特別聲明的，便是在繙譯這些故事當中，汪應文先生給我的熱誠指導，是我所永遠感激不忘的。

民國三十五年兒童節譯者寫於柏溪。

# 目次

一	兒童詩歌	一
二	五個小白頭	四
三	鳥的自述	五
四	粉紅色的玫瑰	七
五	爛耳朵	八
六	金網	一一
七	太陽爲什麼上升	一五
八	小塔和慈的故事	一七
九	豬同胞	一九

花衣吹笛人



- 十 小糖餅……………二三
- 十一 花衣吹笛人……………二五
- 十二 常青樹爲什麼冬天不落葉子……………三四
- 十三 屋裏銀元……………三八

# 花衣吹笛人

## 一 兒童詩歌

(一)

小威利穩基穿着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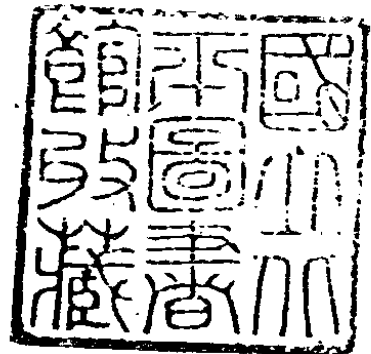
上上下下的，從市鎮跑過

敲着窗戶，從門縫裏喊着，

「八點鐘了，小孩子都睡了嗎？」

(二)

有一個彎腰的人走了一頭彎曲的路，



他在一段變曲的階梯上拾得了一個變曲的錢，  
他買了一個變貓子，捉了一個變耗子，  
他們一塊兒住着一所變房子。

(三)

小肥牛，請下你的奶，  
我送你一件綳袍，  
一件綳袍，一只銀管  
假若你的奶下給我。

(四)

「小姑娘，小姑娘，你到那裏去了？」  
「替皇后採花去了。」  
「小姑娘，小姑娘，她給你什麼呢？」  
「她給我鞋襟大的一顆鑽石。」



(五)

小白壁把牠的羊羣迷失了，  
她說不來到什麼地方去找它們，  
由它們去吧，  
它們自己會拖着尾巴回家來的。

小白壁睡着了，

夢着她聽見它們在叫，

但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發覺是一個笑話，

因為它們還仍然在迷失中呢。

於是她拿起她的小拐杖，

決定去尋找它們；

真的找到它們了，但很使她心痛，  
因為它們都沒有尾巴了。

## 二 五個小白頭

五個小白頭偷偷的從糞土裏鑽出來；

當露還潮夜還冷的時候；

它們驕傲的從土壤裏拱起來；

「好！我們要長成蘑菇了！」它們喊着；

但是太陽來了，太陽照下來了，

小白頭萎了黃了；

它們都傻臉了，它們的榮耀也垮了台了，——

終於，它們祇不過是「些喜雷」。

註 選自查羅特·布路斯詩，約另題「母子歌」

### 三 鳥的台誌

我最初住在一所小房子裏，

住得很舒服，

我認爲世界是又小又圓的，

是由暗藍色的壳子製成的，

接着我住在一個小巢裏，

再不需要任何別的了；

我認爲世界是由草造成體；

由我的母親孵育的。

有一天我飛起來，

看能發現什麼東西，

我說，「世界原來是樹葉造成的；

我真是太瞎眼了。」

最後我離開樹，

飛到十分適於成年工作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世界究竟是怎樣造成的，

我的隣居們也都不知道！

## 四 粉紅色的玫瑰

很久很久了，我們都沒有任何粉紅色的玫瑰。全世界所有的玫瑰都是白的。紅的、黃的，或粉紅色的根本都沒有，——只有白的。

在一個清晨，很早的時候，一個小白玫瑰芽醒來了，看見太陽正在釘着看牠。她簡直被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於是她使抬起頭來問：『你爲什麼這樣狠的看我呢？』

『因爲你太漂亮呀！』又大又圓的太陽說。小白玫瑰芽弄得害羞起來了！她羞得滿臉通紅。於是所有它的後代都變成小粉紅玫瑰了！

註 此故事爲伊利莎白斯·馬可羅坎小姐所述。

## 五 爛耳朵

從前有一隻毛茸茸的小兔，同他母親深深的住在荒草底下的一個洞裏面，他的名字叫爛耳朵，他母親的名字叫白尾巴。每天早上白尾巴出去尋找食物的時候，總向爛耳朵說，「喂，爛耳朵，你要靜靜的臥着，不要弄出聲音來。不管你看見什麼，不管你聽見什麼，都不要動。記着你僅只是一個小兔，要在洞底臥着不動。」爛耳朵總是答應說，他會照辦的。

一天，在他母親走後，他靜靜的臥在洞裏面，從毛茸茸的草縫裏往上看，祇是翻着眼往上看，這樣，他才能看到上面世界的一切活動。有一次有一隻大藍鵲蹲在他上面的一個細枝上，高聲的叫罵着。他不住的說，「賊！賊！」但是爛耳朵永沒動一下他的鼻子，他的爪；他靜靜的臥着。又一次，一隻母爬虫從他頭頂上的一片葉上往下爬。螽蟴頭重腳輕，馬上便跌到地上了，又不得不再

爬起。但是爛耳朵永沒有動一下他的鼻子，他的爪。他輕輕的臥着。

太陽暖融融的，靜寂為聲。忽然爛耳朵聽見一種很小的聲音，遠遠的，聽來好像『沙沙，沙沙，』很輕很遠。他聽着，他聽着。那是一種很奇怪的小聲音，發自草的深處，『沙沙——沙沙——沙沙——沙沙；』爛耳朵很感覺興趣。但他永沒有動一下他的鼻子或他的爪。他輕輕的臥着。聲音忽而來近了，『沙沙——沙沙；』忽而又變得低微了，忽而又來近了；時隱時現的，越來越近了，就像有一種東西來了似的。祇是當爛耳朵往常聽見什麼東西來的時候，總會聽到輕輕的脚步聲的，這來得這麼光滑——沙沙——沙沙——沒有腳步的聲音，究竟會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他忘記了他母親的警告，他坐起來了；於是那個聲音也停止了。『哼，』爛耳朵想着『我並不是一隻小免了，我已經三週大了；我要研究一下這究竟是什麼傢伙。』他把他的頭伸出向外望——一眼便望見一隻兇惡的大蛇。『媽媽，媽媽！』爛耳朵不斷的喊道，『噫，媽媽，媽——』但是他再也喊不

出來了，因為大蛇已經把他的耳朵咬住了，並且正在纏他，打算把他纏死。他要再喊「媽媽」，但是他不能夠呼聲了。

啊，幸而媽媽聽見了第一聲叫聲，她筆直的飛過田野，跳過石頭，跳過土丘，像風一樣快，來救他的孩子了。這時候，她不再是一個胆怯的小白尾巴兔了，她是一個孩子正在危險中的母親。當她來到爛耳朵和大蛇跟前的時候，她看了一眼，便跳將起來，跳將起來。她跳上蛇背。當她跳的時候，她緊緊的用它強有力的後爪抓着蛇，為的是要把他的皮撕掉。她嘶嘶的怒叫着，但他並不放開小兔子。

跳啊！跳啊！她又跳上他的背。這次她傷着他了。他只扭轉了幾下子，但仍不放爛耳朵。

母兔再來跳，再用她的尖爪抓斃背。嘶嘶嘶！她把他傷得多麼厲害啊！蛇放下爛耳朵跟她打起來了，爛耳朵翻起身跑了。

「跑啊，爛耳朵，跑啊！」她的母親說，一面在使蛇忙於應付她的跳，你



會相信爛耳朵一定要跑的！一當他出了危險，他的母親也來了，她帶他到一個地方去。當她跑的時候，有一小片白毛在她的尾巴下面，那就是讓爛耳朵跟蹤的記號，——現在他跟上了。

她帶他跑得很遠，很遠，穿過深草，到了一個大蛇發現不到他的地方，在那裏又造了一個新窩。這一次當她告訴爛耳朵要深深臥着不動的時候，你一定相信他會記在心上的。

註 此故事係由 E. F. 塞香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動物」改編而成。

## 六 金網

一個在聖誕樹旁講的故事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關於聖誕樹（就像這顆樹）的奇異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時候。那是在聖誕節以前，聖誕樹滿綴着玉米穗，

銀胡桃（把你面前那顆聖誕樹的綴飾的名字一一說出來），好好的在一個房間裏鎖着，免得小孩子們在適當的時間以前看見它。但是許多別的小東西已經看到它了。大黑貓用它的大綠眼睛看見了，小灰貓用它的小藍眼睛看見了；和善的家犬用它的堅定而褐色的眼睛看見了；黃金絲雀用它的伶俐而明亮的眼睛看見了；甚至非常怕貓的小小的耗子，也當沒有人在那裏的時候，偷偷的看了一眼。

但有一個傢伙沒有看見聖誕樹。那就是小灰蜘蛛了。

你們知道，蜘蛛是住在充滿陽光的屋頂閣的溫暖的角落裏和雅緻的地下室黑暗角落裏的。而且它們也像別人一樣的在盼望着看一看聖誕樹。但剛剛在聖誕節之前，房子開始大掃除了。主婦來了，掃啊，拂啊，抹啊，擦啊，她要使每一樣東西都要對於聖子的誕辰華麗而乾淨。她的掃帚把所有的角落都弄到了，通啊通的，——自然蜘蛛不得不逃跑了，啊，啊，蜘蛛不得不逃跑了，多可憐！在聖誕節大掃除進行當中，沒有一個能夠停留在房子裏的。因此，你們明白，它們是不能看到聖誕樹的。

蜘蛛願意知道一切事情，看見所有可以看到的東西。它們很難過。於是它們終於去找聖子了，而且把一切原委告訴了他。

「所有其餘的人都看到聖誕樹了，親愛的聖子，」它們說，「但是我們被清除了，我們是這樣的安分守己，這樣的喜歡美麗的東西！我們根本不能看到它。」

當聖子聽到這種話的時候，他很替這些小蜘蛛們難過，他說它們是應當看到聖誕樹的。

在聖誕節前，當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他把它們都帶進去了，讓它們像以往那樣的盡興的看。

它們來了，爬着爬着，從屋頂閣梯子上下來；爬着爬着，從地下室樓梯上去；爬着爬着，順着客廳終於來到這間美麗的房子。那裏有肥胖的母蜘蛛。於是它們便開始欣賞了！繞着樹，爬來爬去，看了又看。啊，它們是多麼快樂呀！它們認為那是絕頂好看的，當它們看過在地板上所能看到的每樣東西之

後，它們便上樹來看其他的東西。它們把整個樹都跑遍了，看着每一樣東西。小蜘蛛在每個樹枝上上下下的出出進進的跑着，把每一樣美麗的東西都仔細的看到了。

你可以相信，在它們看過一切可以看的東西之後，它們停下來了，而且終於十分高興的走開了。

後來，在靜寂的黑暗的誕聖節的前夕，親愛的聖子來為兒童們向這樹祝福了。但當他一看的時候——你猜怎樣？——她完全被蜘蛛網蓋着了！小蜘蛛到過那裏，那裏就留有一個蜘蛛網；你知道她們是每一個地方都到過的，因為整個樹從幹到頂都完全是錯綜複雜的蜘蛛網了；這是一幅很怪的景象。

親愛的聖子如何辦呢？他知道主婦是不喜歡蜘蛛網的；假使一顆聖誕樹都是那樣多的蜘蛛網，是永遠要不得的。的確，要不得。

於是親愛的聖子用手觸了一下蜘蛛網，把它們都變成金子了！那豈不是一種更可愛的裝飾嗎？它們在整個美麗的樹上閃着光，閃着光。這就是聖誕樹

金網的來源了。

註 這個故事是由一個德國人應了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的請求，而用德國話告訴我的：原來是從一個愛聽故事的孩子們的父親口裏描述出來的，往往為他們製造些這一類的故事。現在我們所採錄的這個故事，道聽途說的傳了許多人了，也許跟原來的不大相同了，但我總希望它至少還帶有一點原來的幻象。

## 七 太陽為什麼上升

太陽從前是平平的在地面上的。她就在那裏生長着，根本沒有上升過。在靠近她的一顆樹頂上，住着珍妮。蘭夫人和她的小寶寶小蘭。小蘭是殘廢的，有隻斷了的翅，不能飛。他終天停在巢裏，但是母親蘭，當她夜裏從外面飛回家的時候，總把她在地上所看見的美麗的太陽的情景告訴他。她每天都把太陽的情景告訴他，直到弄得小蘭充滿要親自看着她的願望。

「我是如何的盼望着看看太陽啊！」他說。

太陽聽到了這話，她希望能讓小蘭看看她的面孔。她一步一步的沿着地面拖曳着她自己，直到她抵達了小蘭所住的樹下。但是她不能上去，因為她不知道如何爬。最後她非常想上去，她就抓着樹皮，往上爬了一點，一點一點的，在她的不知不覺中，她已經正在往上爬了。

她往上爬到小蘭的巢，而且把面孔放在小蘭所能看見的巢邊上。

這就是太陽上升的來源了。

註 這個故事是伊利沙白·麥可可歌瑟小姐給我的，好幾年前，她把它寫得很長，她告訴我也像她告訴許多州她所認識的孩子們那樣。

## 八 小塔瓦慈的故事

這是一個印度女人告訴一個白種小孩的故事，她同父母住在她的附近；塔瓦慈是小兔的名字。

很久以前，塔瓦慈曾經有一度是并不小的，而且是一個強有力的獵者。每天他總打獵，一當天亮望得見的時候，他便出去打他的獵了。但每天他總在荒野小徑上看見有一種大脚印在他的前面。這很使他苦惱，因為他的驕傲是跟他的身體一般大呀。

「這是誰？」他嘆着，「走在我前面打獵了，而且跨這樣大的步，難道他想着我嗎？」

「噓！」他母親說，「沒有再比你大的東西了。」

「但，在小徑上有脚印啊，」塔瓦慈說。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很早，但仍有大脚印和大步法在他前面了。第三天清晨他起得更早；但仍然已經有大脚印和長長的步法在那裏了。

『我要設個計策捉拿這個魯莽的傢伙』，塔瓦慈說。他很聰明，於是他便用他的弓弦做了一個網，並且先一天夜裏把它放好。

等到清早他去看的時候，啊，他已經把太陽捉在他的網裏了！那一大片地方，正在被它的熱力燒得發煙。

『是你在我的小徑上踏的脚印嗎？』塔瓦慈嚷着說。

『是我，』太陽說，快一點來把我放走吧，免得全地球都着火』。

於是塔瓦慈明白了他所不得不採取的動作，拔出他的尖利的獵刀，跑去割了弓弦，但是熱力太大了，使得他還沒有作完便又跑回來了，當他跑回後，他被熔化成了他的二分之一大了！於是地球開始燒起來，煙捲起來，沖入天空。

『再來，塔瓦慈』，太陽喊着。塔瓦慈再跑去割他的弓弦。但是熱力太大了，使得他還沒有作完，便又跑回來了，而且被熔化成了他原來的四分之一大



了！

「再來，塔瓦慈，快一點」，太陽喊着，「否則世界就會被燒光的」。

塔瓦慈再來；這次他終於割斷了弓弦，把太陽釋放了。但是當他回來之後，他却被熔化成他現在的樣子了！關於他的偉大，只有一樣東西還遺留着：當他跳的時候，你們仍然可以從他的脚印上看到他的步法，還是跟他用網捉住太陽的時候一般大。

註 此故事由瑪理·奧斯汀所寫的「籃女」改編而成

## 九 豬同胞

從前有一個小孩子，他非常不整潔，他把他的書籍，亂丟到地板上，帶泥的鞋丟在桌子上；他把手指頭放在菓子醬罐子裏，把墨水弄在最好的遮胸上；實際上，他的不整潔是沒有舊止境的。

一天，整潔天使降臨到他的育嬰房裏來了。

「這永遠不行！」天使說，「這的確太令人討厭了，在我整理這裏的東西的時候，你必須出去跟你的同胞在一起。」

「我沒有同胞呀！」小孩說。

「是的，你有，」天使說，「你也許不認識他，但他會認識你的，到花園裏去找他一下，他就會馬上來的。」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小孩說；但是他到花園裏去等待了。不久，有一隻松鼠迅速的擺着尾巴來了。

「你是我的同胞嗎？」小孩問。

松鼠仔細的看了他一下。

「啊，我希望不是！」他說，「我的毛又光又滑，我的窩建造得很漂亮而有秩序，而且我的小孩子都養得很好，你怎麼用這個問題侮辱我？」

他很快的走開了，小孩子還在等着。

不久，又有一隻歐鷓跳着出來了。

「你是我的同胞嗎？」小孩問。

「不實在！」歐鷓說，「豈有此理！你將在全花園裏找不出一個比我更整潔的人。我沒有一根毛是亂的，因了它們的光滑和好看，是最奇異的東西。同胞，荒謬！」他把他的毛豎起來，跳着走開了。

不久，一隻大貓來了。

「你是我的同胞嗎？」小孩問。

「你自己去照一下鏡子，」大貓驕傲的說，「你便可以得到答覆了。我剛才整個早晨在作着陽光浴，而你似乎好久都沒有沾過水了。在我家裏，沒有像你這樣的傢伙，對不住。」

他搖擺着尾巴，大模大樣的走開了。而小孩子還在等着。

不久，一隻豬搖搖擺擺的走來了。

小孩子是不願意問豬是否是他的同胞的，但豬却不等待他問。

「哈囉！同胞！」他叫喊着。

「我不是你的同胞！」小孩說。

「噫，是的，你是的！」豬說，「我自認我並不以你為榮，但你確是我們家族中的一員啊。來，讓我們在倉房天井裏好好的滾一下！那裏有一個很可愛的污泥坑。」

「我不喜歡在泥裏打滾！」小孩說。

「你最好去告訴母親！」豬同胞說，「看看你的手，你的鞋，你的遮胸！來，我說，你可以打個滾來吃晚飯，假如我吃不飽的話。」

「我不要洗豬澡！」小孩說；而且他開始哭起來了。恰在那時候整潔天使來了。

「我把每樣東西都整理就緒了，」她說，「而且必須保持它們的原狀，不得亂動；那麼，你願意跟豬同胞一塊去呢？還是願意同我一塊回來而作一個整潔的小孩子呢？」

「跟你，跟你！」小孩子哭叫着；他拉着天使的衣服。  
豬同胞叫起來。

「算得什麼！」他說，「我洗澡的水倒更多了！」他搖搖擺擺的走開了。  
註 選自李特耳·布郎公司一九〇三年出版的羅拉·依·李查茲的「金窗」。

## 十 小糖餅

有一天一個孩子跟他的弟弟爭着一塊小糖餅。

「那是我的小糖餅！」孩子說。

「不，那是我的！」他的弟弟說。

「你要不成！」孩子說，「快給我！」而且他摸到他的弟弟身上打起來了。

恰在那時候，一個認識孩子的天使來了。

『誰是打人的人？』天使問。

『我的弟弟，』孩子說。

『不，說實話，』天使說，『是誰？』

『是我的弟弟，我告訴你！』孩子說。

『噫，不，』天使說，『可不能，你撒謊。那是很可憐的，因為那在你的靈魂上留下污點。如果那是你的同胞，你便不會打他了』。

『但是他拿了我的小糖餅啊！』孩子說。

『噫，』天使說，『現在我明白我的錯誤了。你的意思是說小糖餅是你的弟弟；那似乎也是可憐的，因為那並不像一個很好的小糖餅，——況且，它已經完全碎了』。

註同上

## 十一 花衣吹笛人

徒前，有一回我渡過海洋，到一個叫做德意志的國家裏去；我走到一個奇怪的小城市，那裏的街道都是上坡路。高頭有一座大山，陡得像一個房頂一樣，腳底是一條大河，河身很寬，水流很緩。這個小城市最奇怪的事情，是所有的商店都有着那同樣的東西，麵包店，雜貨店，我們到什麼地方，都看到了那種東西——大巧克力耗子，是用巧克力糖菓做成的耗子，停了一會，我們便覺得驚訝了。『在你們的商店裏，爲什麼放着耗子啊？』我們問他們。

『你們不知道這是漢姆林城嗎？』他們說。『那有什麼了不起啊？』或們說。『啊，漢姆林城是那位花衣吹笛人來過的地方呀，』他們告訴我們；『無疑的你們是知道那位花衣吹笛人的？』『那位花衣吹笛人怎麼樣呢？』我們說。『下面就是他們告訴我們的關於他的故事了。』

據說很久很久以前，那個小城市遭受着可怕的鼠患。家家都充滿了耗子，各個商店都充滿了耗子，各個教堂都充滿了耗子，到處都是牠們。人們幾乎被牠們吃得無家可歸了。那些耗子，

牠們打狗殺貓，

咬搖籃裏的小寶寶，

吃大桶裏的乾酪，

舐廚夫杓中的湯，

弄破了醃着小鱸魚的缸，

在男人的禮帽裏作巢，

甚至用各種嘈雜吵鬧，

打斷了女人們的絮語叨叨！

最後，這事情嚴重到使人民簡直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於是他們全體集合起來，往市政廳去了，他們問市長（你知道市長是那類人？）說：「你想一



想，我們爲什麼給你薪俸啊？假若你連像驅除耗子之類的小事情都不能做，那麼你還有什麼用處呢？限你就去幹，把牠們清除掉；要有補救的辦法，否則——我們就讓你捲行李』。

可憐的市長，現在是很狼狽不知所措。用雙手捧着頭，坐在那裏打主意。忽然門口那裏傳來一種沙沙的小聲。啊！市長是何等吃驚的跳將起來啊！他衰弱的心，對於任何類似耗子的響聲都會卜卜的跳個不住。但那只是鞋底擦着席墊的聲音。於是市長坐起說，『進來！』

進來了一個怪物，他是一個很高很瘦有一副尖下巴，一張帶微笑的嘴，兩隻藍色眯縫眼睛的人；穿着紅黃參半的衣服——他的確是一個怪物！——在脖子上，他圍着一條紅黃色的長綢巾，在綢巾上掛着一個像笛子之類的東西，他的手指上上下下的蕩動着；好像他要吹奏的樣子。

他走到市長跟前說，『我聽說你們這個城市裏正在遭着鼠患。』  
『是的。』市長呻吟着說。

「你願意把牠們除掉嗎？我可以替你辦。」

「你能嗎？」市長大聲叫着說，「怎麼辦？你是誰？有辦法嗎？」

「大家都喊我花衣吹笛人，」那個人說，「我知道一個辦法，可以吸引着所有的飛禽走獸魚介之類的東西跟着我走。假使我把耗子替你除掉，你給我些什麼啊。」

「隨便什麼東西，隨便什麼東西，」市長說：「我不信你能夠辦，但是假如你能——我一定給你五千塊錢。」

「好，」吹笛人說，「就是這樣約定。」

於是他走到街上去，站着把那個長笛形的東西放在唇邊，開始吹了一個小調。一個很特別很高的小調。於是

笛子吹出了三個尖銳的音調，

你聽到就好像一支軍隊在嘮叨；

由嘮叨而咆哮；

由咆哮而有力的號啕；

耗子都從房子裏顛顛仆仆的跑出來了！

大耗子、小耗子、瘦耗子、胖耗子，

褐耗子、黑耗子、灰耗子、褐黃耗子，

嚴肅的緩步的老耗子，活潑的跳躍的小耗子，

父親，母親，伯叔父，和兄弟姊妹，

繞尾巴的，豎頰鬃的，

十來個一家一家的，

兄弟、姊妹、太太、先生——

都跟隨着吹笛人在逃命！

一條街又一條街的他吹着，前進着，一條街又一條街的它們跟着，跳着。

他們上上下的直來到大河邊，在那裏吹笛人陡然的一個身閃到一旁去了，而所有那些耗子咕哩咕嚕的跌進河裏被淹死了。一個也沒有剩下來，只有

一個肥的老糍子是例外，他肥得沉不下去，游過河，向南逃命去了。

於是吹笛人回到市政廳，所有的人都在揮着帽子高興的喊着。市長說他們要舉行一個大慶祝會，並在城中心點一堆祝火。他請吹笛人留下參加，——非常客氣的。

「好，」吹笛人說，「那一定會很好看的；但是第一，對不起，我還要那五千塊錢的，我還是要那五千塊錢的。」

「哼——呃——唉！」市長說：「你要我那一點錢嗎？那只不過是說笑話。」……（你知道在一樣東西用過之後，總是付不起錢的。）

「我並不是跟你開玩笑。啊」吹笛人很安靜的說：「給我的五千塊錢，對不起。」

「噫，算了算了，」市長說：「你很明白吹一個像那樣的小調是不值五分錢的，算五塊錢還差不多，就算它值五元好了。」

「契約究竟是契約，」吹笛人說：「你到底給不給我五千塊錢呢？」

「我給你一袋草煙，一些好吃的東西，而且祝你幸運！」市長昂起頭說。於是吹笛人的嘴巴變得怪透亮，尖利的淺藍色的光開始閃灼在他的眼睛裏了，他向市長很柔和的說：「我還會吹另外一個調子的；誰騙我，我便向誰吹。」

「你高興吹什麼就吹什麼！你嚇不了我！聽君自便！」市長大模大樣的說。

於是吹笛人高高的站在市政廳的台階上，把笛子放在唇邊，開始吹一個小調，那是一個十分不同的小調，這一回很柔和，很動聽，不很奇怪。

在他只吹了兩三下的時候，他便聽到，

一種喇喇的聲音，就像是

一羣快樂的人撞着擠着的在跑一樣；

小脚拍搭拍搭的，木屐蹣蹣拍蹣拍的，

小手拍着掌，小舌鼓着簧，

又象雞子在天井裏搶吃麥子一樣，  
一羣小孩子跑出來了。

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

都帶着玫瑰似的面頰，淺黃的鬚髮

發光的眼睛和賽珍珠的牙齒，

蹦着，跳着，快樂的，

又喊又笑的跟着那奇怪的音樂。

「停下來，停下來！」人們喊着，「他把我們的小孩帶走了！不要讓他走，市長！」

「我給你錢，我一定給！」市長喊着說。並且打算追他。

但是，就是那種使小孩子蹦蹦的音樂也使大人呆呆的死站着，好像他們的兩隻腳被拴在地上一樣，他們絲毫都動彈不得，他們站在那裏，眼巴巴的望着吹笛人，吹着他的調子，帶着小孩子慢慢的走下去了。他不停的走着，小孩子

不停的跳着；他一直走到河邊了。

「噉，噉！他要把我們的孩子淹死在河裏了！」人們喊着。但是吹笛人轉身順着河岸走了，所有的小孩子們跟在後面，上啊上啊，他們向山上走去。一直走向像屋頂的那座山去。恰恰當他們走近的時候，山便敞開了，像兩扇大門，吹笛人吹着小調走進去，小孩子在他後面跟着跳着，而且恰恰當他們穿過的時候，大門又自動的關起來，把他們都關進去了，每一個人。只有一個小跛子是在他跟不上他們其餘的人，沒有及時到達。他們永遠不再回來了，永遠。

但是多少年之後，當那個游泳過河的老肥耗子作了祖父的時候，他的孫子們常常問他，「什麼東西使得你跟着音樂跑呀！祖父。」他常常這樣告訴他們，「親愛的，當我聽到那個調子的時候，我以爲我是聽到了餛飩桶和美味粥的打開，我嗅到了世界上最可口的乾酪的味道，我看見糖罐子在我的前面，於是恰恰當一塊金黃的乾酪似乎正向我說，「來，我讓你鑽」的時候——我感覺到滾滾的河水把我淹沒了！」

同樣的，人們問那個小跛子說，「什麼使你跟着音樂跑啊？」「別人聽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他說，「而我，當吹笛人開始吹的時候，便聽到一種聲音，告訴我前面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在那裏，蜜蜂沒有刺，馬長着翅膀，樹上結着好吃的果子，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是疲倦或殘廢的，小孩子整天在玩耍；而恰恰當那個美麗的地方，只剩一步遠的時候，那座山便把我的同伴都關進去了，只剩了我獨自一個了。」

這就是人們所知道的一切了。小孩子們永遠沒有回來。所有關於那個吹笛人和耗子所留下的遺跡，只是那條通河的大街了；因此他們稱它為花衣吹笛人街。

這個故事的結尾就是如此。

## 十一 常青樹為什麼冬天不落葉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很冷；已是冬天。所有的鳥都飛到溫暖的南方，等待春天去了。但是有一隻斷了翅膀的鳥不能飛。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向四周觀望，看一看四周是否有任何可以保持溫暖的地方。結果他瞅見大森林的樹木了。

「也許這些樹林會使我暖和的過了冬天吧！」他說。

於是他跳着，鼓着斷了的翅膀向森林邊走去了。他所碰到的第一棵樹是一棵細的白樺樹。

「美麗的樺樹，」他說，「你願意讓我住在你的溫暖的枝子中間，直到春天來臨的時候嗎？」

「哎呀！」樺樹說，「豈有此理？我不得不照顧我自己的葉樹過冬啊；這已經夠我受了。滾你的吧。」

小鳥又跳着鼓着斷翅走開了，一直來到第二棵樹。那是一棵高大的橡樹。

「喂！大橡樹，」小鳥說，「你願意讓我住在你的溫暖的枝子中間，直到

春天來臨的時候嗎？」

「哎呀！」橡樹說，「什麼話！假設你一冬停在我的枝子中間，你會吃我的橡子的。滾你的吧。」

於是小鳥又跳着鼓着斷翅到溪邊的柳樹那裏去了。

「喂！美麗的柳樹，」小鳥說，「你願意讓我住在你的枝子中間直到春天來臨的時候嗎？」

「不，直的，」柳樹說，「我永遠不跟生人講話的。滾你的吧。」

可憐的小鳥，不知到那裏去是好了；只是他鼓着斷翅向前跳着。不久，雲杉樹看見了他，說，「你往那裏去啊？小鳥。」

「我不知道，」小鳥說，「樹木都不讓我跟他們在一起住，我的翅膀是斷了的，因此我不能飛。」

「你可以住在我的一個枝子上，」雲杉說，「這裏是最溫暖的一枝。」

「但是我能整個冬季停留嗎？」

『是的，』雲杉說，『我願意你停留整個冬季。』

松樹是站在雲杉樹的旁邊的，當他看見小鳥鼓着斷翅跳着的時候；他說，『我的枝子雖不怎麼溫暖，但我能夠避風，因為我是大而且強的。』

於是小鳥便振着斷翅飛到雲杉樹枝子中去了，松樹給他的家擋着風；之後，紅杉看到這一切情形了，便說他要用他的杉子供給小鳥一冬的食物，杉子對於小鳥是很好的。

小鳥在他的溫暖的巢裏過得很舒服，風既吹不到，又有杉子吃。

森林邊的那幾棵樹都看到這件事情了。

『我才不照顧一隻生鳥哩，』樺樹說。

『我才不犧牲我的橡子哩，』橡樹說。

『我不跟生人講話哩，』槲樹說。

那三棵樹高傲的站在那裏。

那天夜裏，北風到森林裏來玩耍了。他用冰冷的呼吸吹着樹葉子，而且被

他吹到的每一個葉子都落地了。他要吹森林中的每一個葉子，要看他們都變成禿樹。

「我可以勸每一個葉子嗎？」他問他的父親森林之王說。

「不可以，」森林之王說，「那些對於那一隻斷翅鳥很慈善的樹可以留着他們的葉子。」

於是北風只好留下他們了，雲杉，松樹和紅杉整個冬天都保留着他們的葉子。而且自從那次之後，他們總是如此的。

## 十三 星變銀元

從前有一個很窮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已經死了，她沒有房住，沒有床睡，而且除掉一塊麵包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吃。於是她唸了一篇祈禱，穿上她的短外衣，戴上她的頭巾，手裏拿着她的麵包，便離家謀生去了。

當她已經走了一小段路之後，她遇着一個彎腰細瘦的老人。他望着她手裏的麵包，說，『你願意把你的麵包給我嗎？』小姑娘，我很餓！』小姑娘說，『是的，』便把她的麵包給了他。

當她又走了一段路之後，她遇着一個小孩子，正坐在路旁大哭。『我太冷了！』小孩子說，『你願意把你的小頭巾給我，使我的頭暖一下嗎？』小姑娘把頭巾去掉，把她綁在小孩子的頭上。之後，她繼續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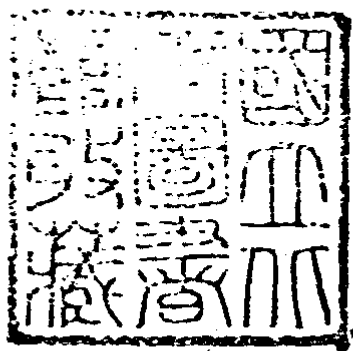
一會之後，當她走着的時候，她又遇見一個小孩子，這一個凍得直發抖，他向小姑娘說，『你願意把你的短外衣給我嗎？』小姑娘便把她的短外衣給了他。之後，她繼續走她的路。

不久，她又看見一個小孩子說，幾乎一絲不掛的蹲在路邊。『喂！小姑娘』小孩子說，『你願意把你的衣服給我嗎？我沒有東西使我保暖。』於是小姑娘便把她的衣服脫下給了另外那個小孩了。現在她只剩下一件小襯衫了。天漸漸黑下來，風很冷，小姑娘鑽進樹林裏來過夜。

但是在樹林裏站着一個小孩子，光着身體，正在哭泣。「我冷，」她說，「把你的小襯衫給我吧！」小姑娘思量着，「天已黑了，樹林可以遮蔽我，我要把我的小襯衫給她。」她真的這樣做了，而且現在她在全世界上也一無所有了。

她站着，面向天空來唸晚禱。當她抬頭一看的時候，滿天空的星像一陣雨樣的都落在她的周圍了。它們圓圓的在地上閃着亮光。小姑娘發現它們全是銀元。在它們當中還有一件最漂亮的襯衫，完全是絲織的！小姑娘穿上綢緞衫，收集起星元；而且她一輩子都很富裕。

註 改編自關雷姆的神仙故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貴陽初版

兒童故事 花衣吹笛人 一冊

統版計元白報紙本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的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譯者	陳書風
校閱者	劉重德
發行者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文通書局

成都 貴陽 昆明

#.F 2

752770



K 37  
Ky 1/(2)